

新锐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遇见 花开

魔宁/著

“长大后，我娶你，带你去天涯海角！”善睐的明眸间，涌动着蔚蓝色的浪漫。十年辗转，辛苦寻觅，在漂流瓶支离破碎的瞬间，记忆中的少年与漂流瓶被永远搁浅在十二岁那年的海岸。

深深藏匿于他第三格抽屉里的秘密终于被开启，阴差阳错的十年，终究逃不过这片寂寞海岸线。原来，你一直就在我身边！

新颖的写作风格、敏锐的时代思想
带给您全新的阅读体验

新锐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遇见 花开

魔宁/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花开/魔宁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6

(新锐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ISBN 978-7-5047-4834-8

I. ①遇… II. ①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0360号

策划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转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转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4834-8/I·0141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张 16.25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9千字 定 价 32.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爱情，无处安放

一、音乐暖暖，回忆绵绵	1
二、黑色的天，透明的伞	4
三、天堂鸟	7
四、愿为你挡风遮雨	10
五、彼岸，有梦	15
六、旧爱重逢	19
七、尘封之爱	21
八、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22
九、旧梦，经年	25
十、下雨了，你还是走了	26
十一、十二岁那年，我们就爱过	29
十二、爱，微蓝	33
十三、大叔，很帅	35
十四、迷路的孩子	37
十五、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42
十六、父亲节，父亲结	46
十七、幸福，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一起	49
十八、时光向左，幸福向右	52
十九、倾情海岸线	55
二十、有梦，就有希望	59
二十一、走不进爱情的友情	61

第二章 梦想，逆风飞扬

一、你幸福吗	64
二、现世报的记者	67
三、没有外遇就没有激情	70
四、小三儿，你好贱	73
五、两只刺猬互相拥抱	75
六、似曾相识的陌生人	79
七、爱情天平	82
八、母爱可以拯救一切	85
九、不能说的秘密	89
十、破碎的吉他	94
十一、爸爸的生日	98
十二、离家出走	102
十三、戒不掉的暧昧	105
十四、负责	109
十五、你不爱我	111
十六、向往天空的，都是寂寞的	113
十七、支离破碎的，不只是漂流瓶	117
十八、从没有感觉有哪个夏天是这样冷	120
十九、舍得爱，是一种博爱	124
二十、有爱人有情人才叫作爱情	127
二十一、我认真，你随意	130
二十二、藏匿的秘密	136
二十三、梦想，逆风也要飞扬	139
二十四、热爱音乐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	142
二十五、希望，总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出现	150

第三章 亲恩，爱恨绵长

一、往事，不堪回首	154
二、做一个幸福的人	157
三、有一种爱，是用来辜负的	161
四、把信寄给大海	165
五、形同陌路	167
六、凋零自扰，情散无偿	170
七、身陷险境	174
八、抉择	177
九、罪爱	180
十、来生，愿与你结发	182
十一、宽容，最好的爱	187
十二、怕黑	190
十三、旧情，难忘	195
十四、无法原谅	199
十五、港湾	204
十六、未了的亲恩	208
十七、归位	211
十八、隐匿的伤痕	216
十九、爱，责任	222
二十、迷失	225
二十一、不哭	228
二十二、华丽逃离	232
二十三、时光静好，各安天涯	238
二十四、空城	243
二十五、雕刻时光	246
二十六、幸福在身后	252

第一章 爱情，无处安放

一、音乐暖暖，回忆绵绵

落日与海，一种暖暖的色调，一切都那么宁静与祥和，让人感觉好舒服，仿佛来到了远离喧嚣的大自然，有一种久违的感动。

海鸥舒展着白色的羽翼，无声地划过天空，徒留一片怅然的空白。

海边的女孩，二十一二岁，眼睛纯净，带着微蓝；眼底潮湿而温暖，是许久不曾体会过的感动。时间深处的荒芜无处可逃，当往事在心底慢慢沉淀的时候，眼泪依旧清澈而温暖。

伸出手指，有凉凉海风从指间缓缓吹过，用心感触它的温润，却无从捕捉。

十二岁那年，她的父母分手了，爸爸早在外面有另一个家。她懵懵懂懂，只是感觉很伤心。

女孩问爸爸：“什么时候一家人可以重新在一起？”

爸爸残酷地回答：“等到海枯石烂吧！”

“什么是海枯石烂？”

“就是把海水都填平了……”

从那天起，她常常来这海边抛漂流瓶，她不知道爸爸是在敷衍她，她天真地以为会将海水填平，并且，所有瓶中都是同一个愿望——愿天下父母都和睦相爱！

海边小女孩孤单无助的身影旁边，多了一个同龄男孩，手里握着一个紫色的漂流瓶，那是她曾经抛进海里的。

女孩倔强地看着男孩，还有那个漂流瓶。

男孩眼睛大大的，很漂亮，闪烁着一种被泪洗过一样的纯净光芒。

“这是我的！”

“我看到瓶子里的愿望，和我的一样”，男孩说：“妈妈走了，爸爸说她去海的对岸，我来这里等她。”

女孩防范的目光渐渐柔和起来，原来，他也不过是个和自己一样渴望温暖的孩子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眨了眨眼睛，说：“容帆，我叫容帆。这个漂流瓶，可以送给我吗？”

女孩点点头。

男孩可爱的笑，如海上日出，温暖、潮湿、又动人心弦。“你送我礼物，我该送你什么？”

“送我一个祝福吧！今天是我的生日。”

调皮的男孩不由分说地吻了女孩的脸。

女孩笑了，橄榄般的童年，圆如明月清如水的梦，写着梦想的漂流瓶，纯真、干净的眼睛，深深铭刻在记忆的深处。十年快过去了，那个男孩也长大了，他在哪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他还记得儿时的诺言或戏言吗？也许我们曾经在街头擦身而过，却认不出彼此是谁，也许他就在我身边，也许他也时常来海边，也许他也时常想起我，也许……也许他只能永永远远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像天使遗留在人间的一滴泪，化作温暖的涟漪一隅。

一个孩子从她身边奔跑过去，丢下一个干净的空瓶子，她看着，眨了眨眼睛，从随身携带的背包中取出蔚蓝色的便笺和笔，写下一个愿望——愿天下父母都和睦相爱！

将纸笺对折放入瓶中，然后抛向蔚蓝的大海……

车水马龙，这样一个喧嚣热闹的城市，被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包围着，也有着每个大都市都有的一切——白天人流涌动，夜晚仍然人流涌动；白天，灿烂的阳光、暖润的空气、漂亮的喷泉、奇异的雕塑，随处可见的鲜花、修剪整齐的树木、穿着各异的游人、五花八门的语言，晚上，各种可以买醉通宵的场所。

不醉不归酒吧——初次来到这儿的客人都是因为这个名字，多次来的客人则是为了这里有一个很出色的吉他手。他张扬的表情一如既往，掩饰不了内心的寂寞，泛滥得无可奈何。自从倪骁音来之后，这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

倪骁音是前不久才来这里赶场子的，这就是他的职业。一个自由音乐人，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事业，因为在他们心里，他只是一个顽童、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们不明白，他酷爱音乐，那是他的生命，没有梦的人不会懂。

倪骁音刚刚表演结束，掌声渐消时，坐在座位上的烟熏妆美女凌思雯正

高分贝地对着电话歇斯底里地大骂：“我算听明白了，你就是不想要这孩子！那就不要喽！你们这些男人还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良心？！我人已经在北京了，你想证明你爱我，你就来吧！来不了的话，去死吧你！”

凌思雯挂了电话：“白痴，我才没那么笨怀你的孩子呢！”

这时她才发现喧闹的酒吧已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她。

倪骁音也看着比他还受瞩目的凌思雯，似笑非笑，一边接电话一边扛起吉他向外走，与小培、潘派擦肩而过。

“容帆，我马上就来。”

“容帆？”听到这个别致的名字，潘派和裴小培同时回头看倪骁音的背影，没人知道，这个名字对她们意味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凌思雯看到小培和潘派，立即叫她们的名字。

倪骁音回头时，潘派与小培已坐到凌思雯对面。

思雯指着台上那个光头的乐手，对潘派说：“你的海岸少年呢？不会是他吧？”

潘派无奈地说：“凌思雯，你别侮辱我的品位行不行！”

一个财大气粗的微醺男人突然摔碎一个酒瓶，大声吆喝着：“刚才那个卖唱的呢？”

台上的音乐停了，大家都停下手中的动作，看着这野蛮男人。

服务生赔笑：“今天他提前走了。”

“什么？老子出得起钱，把他叫回来给我唱。”

“人家不差钱，他是个富二代！”

离他们最近的小培、思雯、潘派三人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他。

小培有点小担忧：“这里好乱，咱们走吧！”

潘派瞪了凌思雯一眼：“都怪你，出门不带钱，还让我们送！不然也不会碰见这样的流氓！”

男人掏出一迭钱“啪”地拍在潘派等人面前的桌子上：“老子也不差钱！把他给我叫回来！”

思雯的酒都泼洒出来，溅了她一身。本来就跟前男友闹别扭，这下更气急败坏了，她拍案而起：“有钱了不起啊！”

男人回头一看：“哟！三个漂亮妹妹啊！”

男人对小培动手动脚，思雯一把打掉他的手。

“你敢跟我动手？！知道老子是谁嘛？！”

潘派一看不妙：“不好意思，我这姐们儿喝多了。”

“潘派，你怕他干吗？他就一垃圾！”

男人恼羞成怒：“都他妈装什么清高！”

潘派也按捺不住了：“思雯，我最近特想揍人！”

思雯咬牙切齿地说：“我也是。”

小培不解地问：“你们想干什么呀？”

潘派与思雯互换一下眼神，一起抬脚踢向那个男人要害。

酒吧外，传出男人一声哀号，潘派等三人飞奔出来。

酒吧外，夜凉如水，但仍热闹非凡。

倪骁音挎着吉他正等在街边，一辆车停在附近。

“容帆，我在这儿！”倪骁音向那边招手。

刚奔出来的三个女孩，一起望向倪骁音及那辆车。

车窗滑下，那辆车却没有开过来。那个夜色中神秘的侧脸有如刀雕般棱角分明，转过脸，他伸出一只手向倪骁音摆摆手，示意那边不能停车，倪骁音奔过去，上了车。

“你们俩愣着干吗？”凌思雯一手拉着潘派，一手牵着裴小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二、黑色的天，透明的伞

“那一次，不醉不归的歌手倪骁音在电话里提到‘容帆’这个名字，我便开始心猿意马，十二岁那年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涌回脑海，看到他清澈的眼，干净的笑，我更加坚信，我们终于重逢了，酒吧门口的惊鸿一瞥，一眼沉沦，一醉千年！”

小红楼里——凌思雯、潘派、裴小培合租的住处：潘派坐在沙发上托着笔记本，更新自己的微博——“小魔女的1001个愿望”。

不醉不归酒吧生意很好。张扬、奢华、寂寞，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每个来这里的客人都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颓废的借口——借酒浇愁，不醉不归。

倪骁音在台上弹吉他演唱。他纯情而迷离，叛逆不羁，就像天使与魔鬼生下的孩子！他的音乐是橙色调的，是她所需要的，让她的心觉得安稳，他无论到哪都随身背着那把吉他。孤独是可耻的，而孤独的孩子在音乐里是幸福的。倪骁音是这样，潘派也是。

这似乎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季节，到处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潘派等在酒吧门口，只希望在倪骁音出来时，从他那里得到一丝关于容

帆的线索，想到容帆，笑了。

背着吉他的倪骁音总如一阵风，从她身边匆匆而过，冲进雨中。

“喂！”潘派喊着，立即追了出去。

避风塘茶吧外，雨越下越大，大概一时还停不下来。

暂停营业的茶吧外，却看见那个倪骁音正在撬门，这家伙，难道除了做酒吧歌手之外，还兼职做小偷？容帆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喂！你干吗？这是你家吗？”潘派用谴责的语气质问倪骁音。

倪骁音突然捂住潘派的嘴，将她掳进门内。

虽然潘派比倪骁音有点良心，但也觉得蛮刺激的。

倪骁音回头坏笑地看她：“我只偷心，不偷东西。我从小到大经常很晚回家，每次叫门都要挨骂。我爸爸不想我那么晚回去，又不肯给我钥匙，后来我就开始研究撬锁，而且越来越熟练。我家的门已经不知被我弄坏多少次了，后来爸爸没办法，只好给我钥匙了。”

潘派还有些惊魂未定，但被他的率性和不羁逗笑了，四下张望，很幽暗，但是又不能开灯，只有外面路灯那微弱的灯光让他们可以模糊地看见彼此。这样的光线里，一切都显得异常神秘。

这里的東西很优雅，将古典的精致与时尚风格高雅地相融，有点像王家卫式的影片里才会出现，金色的、红色的、大绿色的，颜色很饱和，好像随时都将溢出来一样。倪骁音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掀起一张桌布将摄像头遮了起来。

“怕不怕我是坏人？”倪骁音忽然回头问。她借着外面的路灯凝视着他的眼睛，和这初夏的阳光一样，微凉，而不失温暖。

潘派耸耸肩说：“怕也晚了。”为了容帆冒一次险又何妨？

借着外面微弱的灯光，他注视着她：她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美得惊人的那种类型，但却让人惊叹于她眸子里流露出来的清澈与纯净，还有那隐藏在嘴角的微笑，不易察觉又不容忽视。她，不倾城、不温柔、不明媚。短发，像一座孤傲的岛，有她自己的城堡，她是上不了岸的潮。

倪骁音避开那目光，他不想让自己淹没在那片纯净里，他从来不属于那儿。

他把吉他放在桌子上，看向窗外：“喜欢雨吗？”

“喜欢，又不喜欢。为什么在我生日的时候总是下雨呢？”

倪骁音显得有些惊讶：“今天你生日？”

“对。”

倪骁音重复了一遍：“5月29日……等我一下”，说着走向厨房。

潘派诧异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想做什么。

不一会儿倪骁音出来，手中捧着一根燃着的蜡烛，实际是半根。

倪骁音微笑着：“生日快乐！”

潘派惊喜地接过来：“谢谢！”其实她的快乐很简单。

“你可以许愿的。”

潘派小心翼翼地把蜡烛放在桌子上，两人相对而坐，她默默许下愿望，“让我早日见到容帆！”

潘派睁开眼睛，看到倪骁音刚用一张餐巾纸做成了一朵玫瑰花：“送给你。”

潘派的笑温暖而满足：“你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一种惊喜。”

“不是惊吓就好。”

他抱起吉他，轻轻地拨弄。他身上那种迷途小孩的气质还是很吸引人的。

殊不知，她也只是个迷途的小孩，不知回家的路，在何方。

第一次和一个男孩在夜里同处一室，而且还是一个陌生男孩，在他们共同营造的浪漫里浪漫着……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可是又好像有些什么，到底有些什么呢？

她刚想向他问起容帆，却发现这个顽童已经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潘派静静地看着他：他的睫毛好长，像女孩子的一样……

“如果你是容帆，该有多好！”她带着些许遗憾自言自语。

美好的夜，纯洁如外面的雨丝。不一样的清晨，两人一起被送进警察局。

倪骁音正气愤地对面前的警察说：“真是的！居然污蔑我是小偷！有这么帅的小偷吗？”

对面坐的是楚岩——他的发小儿，一个酷得一塌糊涂的年轻人，短短的头发表；精致的单眼皮，眼神却很深邃。

“撬人家的门不被当成小偷才怪！”楚岩像哥哥一样，态度严厉。

倪骁音很无辜地说：“可是我什么也没拿啊！除了半根蜡烛和一张餐巾纸。”

“幸好你没拿什么”，楚岩把一张表格递给他：“就知道惹事！把这张表填上，姓名、年龄、住址、电话……”

“不用这样吧？！”

“例行公事！”

“倪骁音，男，未婚，非处男，1992年8月13日出生，狮子座的，据说

早产41天，对了，我是私生子……”

“够了够了够了！容帆来接你了！”楚岩被他气得抓狂了。

倪骁音跟着容帆出来。他与骁音是那么不同，阳光型年轻男子，有些倨傲，隐隐一点清冷。很难想象，这两个如此不同的男子，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倪骁音忍不住回头四顾，潘派呢？

“怎么？还恋恋不舍啊？要不进去待几天体验一下生活？”容帆不无讽刺地说。

“哥，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老爸，好不好？”倪骁音追上去。

“不好！”

潘派从里面出来，一眼看到容帆和倪骁音，容帆那熟悉的侧影令她小鹿乱撞起来，无数次设想与他相识的浪漫场面，无数次设想与他之间会发生一些精彩的故事，他就这样不可预知地出现了……

鼓足勇气想说什么，他却已转身上车，看着他渐行渐远，消失在她的视线里，失落，碎了满地。

三、天堂鸟

小红楼。

潘派坐在沙发上，宽松的衣衫，懒散的表情，戴着一副很精致的眼镜，正在画画。她一边画一边微笑着，笑中带着浓浓的幻想，画面上出现容帆的样子。明明灭灭的未央青春，在遇见他之后，又春暖花开起来……

裴小培来到潘派身边，看着画中的人，怔了一下，怎么这么像他呢？

潘派放下画笔，抬头笑着看着她，“是不是很帅？”

“他叫什么名字呀？”

“容帆。”

小培的脸色变了。

“今天你休息，是不是约会去啦？”

小培摇摇头：“我又没有男朋友。”

“你们校主任给你介绍的那几位男士条件都不错，你不喜欢？”

“我是期待遇见一位又帅家庭还殷实的男士，他们只符合我的第一个条件。裸婚太不现实，所以我需要一种依靠。感情没有保障，至少要有物质保

障，对不对？”

潘派认真地说：“裸婚的确不靠谱，根本不是潮流，但你也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物质欲。”

“我觉得他们只是看中我的外表，这样的男人一定很花心，我没安全感。”

“还好你很理智，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要有安全感，就要靠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我是很想结婚，安稳地生活，可是谁能保障以后呢？”

“结婚只是一种形式，中国人总是讲究形式，保障什么了呢？如果婚姻有保障为什么还有婚外情？还有离异？我觉得试婚很必要。”

这时，凌思雯回来了，筋疲力尽的样子。

“累死我了！”说着凌思雯倒在了沙发上。

潘派问：“找到工作没有？”

“我决定明天去中介了！潘派，你一天兼两职还这么精力充沛，我崇拜死你了！”

“只要是喜欢的工作就不会觉得累了。我今天又找一份兼职，女人只有自己强大，才有安全感，别的都不可靠。”

“我觉得女孩子不用那么辛苦，我的工作稳定，过一两年嫁一个好老公，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这样我就很满足了。”小培慢条斯理地说：“思雯，你来北京一个月了，有什么打算吗？”

思雯想了想说：“先找工作，然后找到我的亲生父亲，让他和妈妈重归于好，我们一家团聚！”

她坐下来，摘下挂在脖子上面的玉坠链子，和倪骁音一模一样的玉坠，她出神地望着……

潘派看着思雯，若有所思。“如果你爸爸再婚了呢？你想过没有？”

思雯倔强地把玉坠项链握在手中，“我不管，他本来就是属于我妈妈的。”

“可是，拆散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很残忍的事”，潘派默默地说，看了看时间：“晚上我还有份兼职，我得换衣服上班了。”

傍晚的霞光映入窗子，温暖的感觉。

倪骁音回家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不大，有点乱，却充溢着一种艺术气息。墙壁上除了悬挂着的乐器，还有他随意涂抹的漫画和各种另类的艺术相片。一条玉坠在床头闪闪发亮，就如前世不小心遗落在红尘间的一滴胭脂泪。

他坐在窗前的电脑旁，戴上耳麦，哼唱着自编的歌曲——《爱，微蓝》：

“我是和你一样爱音乐的孩子/大街上/琴弦上/寂寞的舞蹈/任尔风雨呼啸/我有我的骄傲/我们是火焰中诞生的天堂鸟/为了重生希望不断自我燃烧/追追追/梦想的天堂/命运的孤岛/有你的爱导航/不怕孤单/梦想的彼岸/心中的古堡……”

突然有了灵感似的，他立即跳回床边，记下曲子，床上已摆满了五线谱。

还没记完，就听到外面开门的声音，他想是爸爸回来了，立即收起床上的东西，并关了电脑。

倒在床上，迅速拿起一本漫画书翻着，一急拿倒了，马上调过来，阿姨出现在门口，微笑地看着他。

“不用怕，只是来查水表的。阿姨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鱼，快来吃吧！”说完她出去了。

倪骁音长吁一口气，坐起来说：“等爸爸回来一起吧。”

“他有应酬，不回来啦。”

“哦，我一会儿下去。”

阿姨出去了，他喜欢她亲切的笑，像妈妈一样，或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可是，她在哪儿？

夕阳映射出他侧面棱角分明的轮廓，凌乱的头发遮着脸庞，显得他很落寞。

打开收音机，一个新栏目的名字吸引了他……

主持人温柔的声音伴着轻柔的音乐：“你知道哪里天空最蓝吗？只要心灵一片纯净，哪里天空都是蓝的，而你头顶的那片天空就是最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5.5 兆赫兹。新栏目‘天堂鸟’在这里与大家相识。我是主持人蔚蓝，相信将会和大家成为知心朋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如果你孤独，也可以对我说。在生活中，我们总会碰到很多烦恼，亲情中会有刻薄，友情中会有欺瞒，爱情中会有猜忌，但那并非生活的全部。在苍茫的人世中，总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在你的暗夜里、风雨中、孤寂时，为你点一盏心灯，撑一柄雨伞，抚慰你受伤的心灵，那时，你就不能不被感动，你就不由得变善良，所以让我们学会爱、理解和宽容，好吗？”

倪骁音拔掉正在充电的手机，拨通了热线。一直以来，他不就是缺少这样一位倾听者吗？

听到蔚蓝的声音：“你好，这位听众，你是第一个打电话到这个新栏目

的听众，真的很幸运！”

“蔚蓝，你好！你的名字很耐人寻味，不过有一点忧郁，蔚蓝的心是一颗忧郁的心吗？”倪骁音问。

“是一颗被泪洗过的心。”

“一定很纯净，也很善良。”

“谢谢，那么你的名字是——”

“火鸟。”

“一只火焰中诞生的鸟？那你一定也知道天堂鸟的来历。”

“知道一些。”

“传说中，天堂鸟象征着勇敢和坚强。为了重获新生，它会壮烈地奋身扑进熊熊烈火，在燃成灰烬的那一瞬间，一只新的天堂鸟的生命就会从火焰中诞生。”她的声音缓慢，抑扬顿挫，将一个短短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

“一个凄美而浪漫的故事。”

“相信你和我一样喜欢它是吗？”

“可是有谁能够活得像它一样坚韧呢？”

“每个人都可以！我们都是在不断地跌倒，然后不断地爬起来，在困难面前要不断磨炼自己，使自己像天堂鸟一样乐观勇敢。”

倪骁音默默地说了句：“我明白了……”然后慢慢放下电话。

蔚蓝继续她的节目：“生活中总会有很多失意的事，听了天堂鸟的故事，听众们是否有所启发呢？关于生活，我想，眼泪里泡过的微笑更晶莹，惆怅里沉淀的歌声更动听，寂寞里袅出的孤独更昂扬，迷惘中走出的灵魂更清醒……”

倪骁音的目光是那样茫然，他自言自语道：“迷惘中走出的灵魂——我是走不出迷惘的灵魂！”他随手拨弄了一下床头的玉坠。

四、愿为你挡风遮雨

思雯气呼呼地走在街头，胸前的玉坠一颤一颤的。一辆车停在路边，她觉得挡了她的路，狠狠踢了一脚，车鸣叫起来，倪文达刚好从酒店里出来，凌思雯已溜之大吉。

跑了几个弯儿，鬼头鬼脑地看看周围安全了，她才放心，一个人自言自

语，“幸好当年练过长跑。没找成工作，还赔进三百块钱，有我这么倒霉的吗？”

突然间，乌云密布，下雨了，她站在那儿，没避没躲，抬头怒视上方，对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发泄着：“混蛋老天！你也和我作对是不是？！”

忽然身后有人为她撑开一柄伞，回过头，是一双毫无掩饰的眼睛，楚岩。

面对这样一个还很陌生的男子，她没有慌，也没有躲，这街上只有他敢靠近她。

思雯坦然地说：“谢谢！通常人类是不敢轻易靠近我的，除了你。你这么有勇气！”

楚岩眼神平静得让人感到意外：“很喜欢淋雨吗？”

思雯说：“不是，我很怕淋雨，每次淋雨都会——啊欠——”

“我也是，所以我不想看到别人淋雨。”他是那么冷酷而且害羞的男子，却可以主动接近一个神经质女孩。

“请我喝杯热咖啡好吗？我很冷，而且我刚刚被中介骗了三百块钱，心理很不平衡。”

楚岩的嘴角漾起一丝浅笑，他觉得面前这个女孩坦率得可爱。

他们是那么自然而然，谁会想到他们还是不知道对方姓名的两个陌生人而已。

精致的咖啡屋，弥漫着小资的味道，音乐轻柔，气氛很温和，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像一对情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

没有人知道，这一下午对于楚岩来讲，当真是备受折磨。

思雯把自己所有的怨言全都唠叨出来，楚岩一句话也没讲，一直做她的倾听者，这个女孩，如果不让她说话，她会憋疯。

在别人看来，他们不是情人，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好朋友；谁也想不到他们不过认识一个下午，也许还不算认识，他们连彼此的名字都没问过。

思雯仍在讲着。她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说：“那个可恶的骗子！我要砸他家玻璃！往他的老板椅上粘口香糖！用鞭炮炸他的屁股！给他的车胎放气！往他的水里放巴豆儿！抽屉里放癞蛤蟆！我要让他得到教训，让他知道，得罪什么人也不要得罪女人！得罪什么女人，也不要得罪凌思雯这个女人！”

周围的人都张大了嘴巴，斟茶的服务员只顾看她，茶都溢了出来。

楚岩终于说话了，但只是很平静地说了句“咖啡凉了。”他的耐心有时